

歷史與空間

■ 雁 翔

一位漢學家的中國情緣

10月17日，一位95歲高齡的外國老人在斯德哥爾摩辭世，令人黯然神傷——他就是瑞典著名漢學家、翻譯家、瑞典文學院院士和歐洲漢學協會會長、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（Gran Malmqvist）先生。

我敬重馬悅然，不止因為他是唯一精通中文的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，更源於他是一位畢生熱愛中國、力挺中華文化的國際友人。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貢獻幾乎遍及各個時期和門類——是他，最早將中國古典名著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譯為瑞典文，並向西方推薦《詩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史記》、《尚書》、《莊子》等先秦諸子典籍。是他翻譯了陶淵明、辛棄疾詩詞和魯迅、毛澤東、聞一多、郭沫若、卞之琳、艾青、老舍、沈從文等人文學作品，組織編寫了《中國文學手冊：1900-1949》，他為提升中國文學國際地位作出傑出貢獻！

馬悅然對中華文化有一種「天然的愛」。他猶如一盞明燈，讓世界各國讀者更多地看到精彩紛呈的中國文學。早在1946年，20歲的馬悅然讀到英文版林語堂散文集《生活的藝術》，就對遙遠的中國產生濃厚的興趣；此後他研讀了英、法、德語版《道德經》，覺得翻譯不準，一邊向導師求教，一邊正式開始學習中文。1948年馬悅然有幸獲得某基金會資助，前往中國四川調查方言。他親歷了新舊中國的歷史更替，對新中國有了更直觀的認識。不懂漢語的馬悅然「隱居」到峨眉山報國寺，苦苦學習漢語和古詩詞，還「啃讀」先秦史書《左傳》。兩年中國之行，馬悅然收穫滿滿，不僅贏得了愛情，還熟練掌握了成都、重慶、峨眉、樂山等地的方言，愛上四川美食。他常說：「只要有辣椒，啥子東西都好吃嚟！」

1956至1958年他出任瑞典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參贊，無意間讀到王蒙的《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》，如獲珍寶，立即譯成瑞典文寄到國內出版。進入新時期，馬悅然非常關注莫言等新銳作家，還發掘來自山西的小說家李銳、曹乃謙，稱殘雪為「中國的女版卡夫卡」。大家知道他力挺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，其實早在1988年他就力推沈從文問鼎諾獎，並已勝券在握。卻因沈從文不幸當年辭世，而去世作家不符諾獎相關規定而失之交臂。他為此清然落淚，還力勸評委會破例將諾獎授予逝者，但未果，他哭着離開了會議室。

馬悅然欽佩莫言對文字的掌控力和駕馭力，讀到莫言僅兩頁的小小說《九段》後，他喜出望外立即譯成瑞典文。他說「讀莫言作品會想到中國古代會講故事的作家——蒲松齡、吳承恩，從中看到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影子……」莫言榮膺諾獎時曾有媒體以莫言與評委馬悅然「有私交」為由，對其公正性提出質疑，但評委會裁定「並不構成利益衝突」。莫言也在領獎時幽默回應：「我和馬先生只有三支煙的交情。」

為了讓西方讀者更多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，馬悅然大量翻譯中國文學精品，包括《毛澤東詩詞全集》，沈從文的《邊城》、《從文自傳》，張賢亮《綠化樹》，李銳短篇小說集《厚土》和長篇《舊址》等等。當然他也崇拜李白、杜甫，認為李杜作品達到登峰造極水平。他深入研讀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等等，翻譯了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。當上歐洲漢學協會主席後，馬悅然出版了《現代漢語語法》、《現代漢語語音》等教科書，推出《漢語並不難》一書，瑞典學院稱他是「一位多才多藝的中文鑒賞家，能輕鬆將對中國歷史、宗教、政治、地理的廣泛概述與多樣化翻譯完美結合。」毋寧說，馬悅然是中國文學通往世界、中國作家通往諾貝爾獎的一座橋樑。

身為西方漢學界翹楚，馬悅然也關注中國文學發生的微妙變化。1980年代他聽說艾青等老詩人批評朦朧詩，專門致函艾青，說「沒有代溝，就沒有進步」，請他們尊重朦朧派詩人。他在多個場合說：「中國當代文學已經與世界文學接軌。中國作家應該更加自信，但也不必太看重外在評價。」1985年馬悅然當選瑞典學院院士，並成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唯一精通中文的漢學家，他深為「好的中國作品翻譯太少太不及時」而糾結，更加不遺餘力推介當代中國作家。所以人說：馬博士幾十年如一日從事文化「修橋」工作，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大功臣！

也許是愛屋及烏，馬悅然兩任妻子都是中國人。第一任妻子是他在成都結識的房東女兒陳寧祖，1950年在香港完婚，兩人攜手走過46個冬夏春秋，他一直視四川為自己第二故鄉。1996年陳寧祖因病去世，浪漫的跨國情緣才轟然落幕。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來自台灣的媒體人、畫家陳文芬，兩人相差43歲，非但沒有距離和隔閡，共同的理想追求卻令他倆恩愛有加。



■馬悅然在演講。

網上圖片

2012年10月，馬悅然受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之邀，攜陳文芬赴滬出席一系列文化活動，筆者有幸聆聽馬博士暢談詩歌和人生。在浦東舉辦的一個主題演講上，他興致勃勃分享了對本屆諾獎得主莫言的看法。他說：「我喜歡莫言是因為他會講故事，這個能力是從中國古代講故事的人那裡學來的。而某些批評莫言的人，大多數並沒有讀過莫言作品，這對他很不公平。」他還介紹了2011年諾獎得主、瑞典詩人托馬斯·特朗斯特羅姆的《巨大的謎語》和《記憶看見我》。他的博聞強記、尖銳幽默和深厚的中國情結令我印象深刻。

那天馬悅然身着白色對襟唐裝，陳文芬也是白底黑花中式女裝，兩人手牽手到場，引得滿堂掌聲。陳文芬小鳥依人的模樣令人眼睛一亮。妻子還主動當起主持人，她說：「我曾當過記者，因為當記者結識了馬悅然！」夫妻倆配合默契，常常相視一笑。伉儷二人透露了馬悅然對中國和中國文學的深情，以及她倆生活中一些趣事，包括馬悅然動輒對愛妻拋出她不懂的成都方言，責怪中又飽含關愛，令聽眾無不陶然……

從青年時代入川學中文，到後來任瑞典駐華使館外交官；從選擇中國女子為妻，到與老舍、馮至、艾青、莫言等幾代中國作家的交情，馬悅然愛說中國是他的「另一種鄉愁」。此刻用王勃名句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」來形容馬悅然心路歷程，堪稱恰如其分。從1951年成為漢學博士至今，馬悅然漫長接近70年的人生之旅一直與中國緊密相連。他的奮鬥與成就，令我想起去年辭世的金庸先生那句名言：「人生，就該大鬧一場，悄然離去！」

今天我們緬懷馬悅然先生，我有兩點感慨：一是，一位老外尚且如此熱愛中華文化，身為中國人的我們更該責無旁貸勇當文化自信的模範！其二，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亟待千萬國人講好中國故事，也需要更多的「馬悅然」，這也是馬悅然博士未竟之志吧！詩云——

華夏姑爺馬悅然，
學貫中西美譽傳，
奮力築起友誼橋，
力挺神州風雲驚！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

菩提路上

弘一大師的足跡



十七書生落拓

此詩作於1903年。1902年，李叔同曾參加杭州浙江鄉試而落第，1903年，李叔同再到河南參加。

癸卯科鄉試同樣不得志。有一種說法此詩是他自己的經歷，「冬夜客感」是指他在居異地客而寫。另一種說法是此詩借第一人稱來寫，表達旅客的感受。不管怎樣，這首詩表現了作者一種極大的痛楚和難以抉擇的痛苦，作者處在一種去還是留的矛盾中。與上一首「重遊小蘭亭」一樣有沉鬱不得志之感。我自己的看法是此詩屬他的自我描述。

回看李叔同的愛國救國思想和抱負，在他1905年秋天到日本留學時已表現出來。初到日本，看到日本的進步和復興，一時激奮，寫下一首《書憤》的詩，其中兩句「文采風流四座傾，眼中豎子遂成名！」顯示了自己過去的鬱鬱不得志的懷才未遇的憤慨。

煩惱自尋
休自怨，
待將情事訴歸鴻。

冬夜客感

李叔同詩句
素仲配畫
丁酉夏日

浮城誌

■ 吳 辰

藕事

少時記憶最深刻的時光，莫過於跟在祖父後面挖藕了。秋深時節，萬物凋敝，祖屋後的那一畝藕塘卻喧嚷起來。塘水放乾，塘裡枯萎的荷葉與荷梗倒伏一片狼藉，藕肥了。

祖父的藕出了名的好，清脆可口，潔白如玉，讓人聯想到秀色可餐的佳人玉臂。但挖藕卻是件極苦的差事。沒有專門的工具，大家都是徒手勞作。那些藕長一米左右，粗細如手腕，扎心於污黑的泥底，要花費極大的力氣和耐心才能使它們一根根完整地見於天日，稍有差池，藕便會斷筋，失了賣相。記得第一次挖藕，是在十五歲，我穿着叔叔的連體防水衣，跟在祖父後面。藕塘裡的淤泥冰涼刺骨，一腳下去就是一個深坑。我學着祖父，沿着枯萎的荷梗向泥下摸去。這是一根極粗的藕，我欣喜萬分，急忙扒開邊上的淤泥，用力將它往外拔。卻聽卡嚓一聲，這藕從中間斷開了，我看看手上攥着的半截，又看看泥裡留着的那半截，有點不知所措。祖父說，慢點嚙，別看這藕生在污黑的淤泥裡，脾氣可嬌貴着呢！自此，我便開始小心

翼翼地對待這些藕，漸漸地，懂得了耐心的益處，也領悟了慢的可貴。

慢，之於祖父的藕，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存在。祖父的藕在穀雨種下，直到夏至左右才開始快速生長，期間兩個月，生長得極慢。祖父說，藕是有靈性的，不然哪吒的軀體為什麼不用絲瓜、瓠子來造？聽來好笑，但細細想來，也頗有趣味。興許，與荷花密切相關的物什都或多或少具有某些佛性吧。初夏的夜晚，在藕塘邊散步，可以聞見清新的荷葉味，芬芳的荷花香，以及藕對蓬勃生長的渴望。月光灑在田田荷葉上，像是一片小而神秘的森林，林下是一群快活的魚兒，以及一片久等多時的藕。時間一到，藕終於不再隱忍，開始瘋狂地生長起來。它們健碩的身軀撐開包裹着的淤泥，向幽暗的縱深探去，原本靜謐的塘底就充滿了勃勃生機。

祖父說，那兩個月的緩慢生長，像是在積蓄某種力量，如果直接跳過，年底時就不會收穫質量上乘的藕。我想，或許有些時候，是慢造就了美好的結果。

生活點滴

正月初九搬家後，書房裡的一些書籍未整理。昨晚無事，整理舊刊雜誌，忽然發現一本1996年1期《中國作家》扉頁上有高洪波的題簽，上面題寫着，羅大泉同志：「祝新春快樂，筆耕豐饒。高洪波96.2.10 北京」

高洪波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、著名詩人，曾經題簽贈送我不少他的詩集、散文集和文論集，甚至題簽給我一張精美的明信片，但在雜誌上題簽，一下沒有印象。細看細想之後，我終於回憶起了。那時候我在洪雅林場工作，這期雜誌是高洪波當年郵寄贈送給我的，裡面刊載了高洪波懷念馮牧的文章《我的船長》，文中高洪波用鋼筆將排版時漏掉的一個字添上，將多出一個字塗抹了。那時的高洪波剛剛擔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不久，我是一位

豆棚閒話

早年有個天津後生辭別私塾先生到日本留學，結果沒有學到什麼東西，回來後去看先生。先生得知此情況後，諷賦一聯：「在天津教書，天天吃天津飯，吃得津津有味；赴日本留學，日日讀日本書，讀來本本不通。」聯中提到的「天津飯」當然只是一個象徵，可我卻實實在在感受到它的津津有味啦。

最近到京津旅遊，在天津甫下火車就嚐到了天津飯的可口美味。女兒微信知會我說，到天津有幾款食品是非嚐不可的，如狗不理包子、煎餅果子，還有大麻花。果不其然，置身天津的大街小巷，到處是這幾款食品的店家，橫七豎八都是它們的招牌，可見其魅力。於是特意走到五大道、和平路及津海廣場周遭去尋覓品嚐這些個美味。

我求美食，美食自然不辜負我——五大道乃是天津最負盛名的歷史文化街區，由常德、重慶、大理、睦南及馬場為名的五條大道和縱橫交錯的若干街巷組合而成。履得此地，讓人大飽眼福，亦大飽口福，僅一款煎餅果子就讓我大呼過癮。剛入五大道，便有一位清爽的天津大媽向我們兜售她現做的煎餅果子，我們則因沒有堂吃而謝絕之，大媽說，這煎餅果子的特點就是邊走邊嚼，省事兒，是匆匆上班族的最愛，奈何我們疲乏着，只想堂吃，便一路找去，果然有家名喚「德祿齋」的煎餅果

書若蜉蝣

■ 葉 輝

五圍六村與崇謙堂

話說圍屋乃客家民居，古建築有天后古廟、松嶺鄧公祠、麻笏圍鐵門、崇謙堂等；粉嶺一間古老大屋建於清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，列為保護古老建築；五圍六村為本港文物古蹟，形成於元末，就在粉嶺龍躍頭一帶，屏山坑頭村、上璋圍約1公里地段之內，為鄧氏族聚居之地；五圍即老圍、新圍、麻笏圍、永寧圍、東閣圍；六村即麻笏村、永寧村、新屋村、祠堂村、小坑村、松山村。

江西人鄧符協於北宋年間遷居岑田（今錦田），一房人在元代後期遷往龍躍頭，子孫繁衍而建有五圍六村；老圍始建於明初，有圍牆環繞，大門原向東，後因風水緣故而改向東；門樓入口窄小，圍內保留兩口井，見證昔日村民賴以為生的水源。大部分舊式房屋已拆卸重建，圍牆結構與圍村佈局完整；松嶺鄧公祠為鄧氏宗祠，建於明嘉靖四年（1525年），為紀念開基祖鄧松嶺，呈三進，石材來自東莞；祀廳供奉錦田一世祖鄧元亮、二世祖鄧惟及皇姑趙氏；大門有對聯：「峰起龍山，疊嶂層巒，五朵芙蓉開嶺表；流翻古水，尋源溯本，一條脈絡貫江西」，指出村後的龍山由五個連綿山峰組成。

老圍與松嶺鄧公祠之間有天后宮，據當地相傳，比松嶺鄧公祠更早建立，為少數近海或河流的天后廟，可見拜祭天后不僅為從事水上作業者，農民亦建廟供奉；廟內有兩口古鐘，銘文記錄舊日點滴，較大的鑄於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

年），乃鄧氏為子上契天后的酬神物；小的鑄於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，為鄧門林氏答謝神靈保佑兒子往省城應試平安；鯢龍圍又稱新圍，圍牆建於乾隆甲子年（1744年），比老圍更壯觀，四角有更樓，可互相守望，牆身有射擊孔，有護城河，已填平；外圍以麻石砌成，外面一進裝有連環鐵門，與第二進的門分開；房屋依中軸線排列，盡頭有神廳。

在龍躍頭文物徑，當中有十處古蹟：麻笏圍（門樓為法定古蹟）、老圍（門樓及圍牆為法定古蹟）、天后宮（法定古蹟）、鄧公祠（法定古蹟）、東閣圍（一級歷史建築）、永寧村、永寧圍（門樓為三級歷史建築）、善述書室（一級歷史建築）、新圍（門樓、圍牆及更樓為法定古蹟）與小坑村；另兩處為崇謙堂（三級歷史建築）與石廬（一級歷史建築）。

英國租借新界前後，客家人南遷龍躍頭；1903年寶安縣的巴色會（今崇真會）退休牧師凌啟連在松笏塘買地建屋，從鄉間僱用客籍工人前來耕田，閒時向他們傳揚福音；1905年巴色會委派寶安客家人彭樂三到龍躍頭以村屋為佈道所，日久遂形成基督教村落。

彭樂三與凌啟連合建大宅，1910年落成；凌啟連教名為乾甫，彭樂三教名為德福，大屋名為乾德樓，五間開設計，前有庭院，有厚牆圍繞，凌啟兩家各佔一半，乾德樓列為一級歷史建築；在1927年遂興建教堂，借松笏塘轉音，教堂命名為崇謙堂，此村則叫崇謙堂村。

■ 羅大佐

一本舊雜誌

位不到30歲的文學青年，在洪雅林場工作，我們還未見過面。大名鼎鼎的作家、詩人為素未蒙面的文學青年寄來一本發表他文章的刊物並題字，這對一位基層作者來說，是很大的鼓舞。

1996年6月至2000年1月，我多次借調到國家林業部《中國林業報》社和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工作。北京工作期間，我見到了高洪波書記。高高的個兒，一雙有神的眼睛，談起文學，談起對文學青年的關心，眉宇間就飛揚着神采。這期間，高洪波不僅支持我的工作，多次為我編輯《中國林業報》「森林」文學副刊寫稿，還多次邀請我去中國作家協會他的辦公室作客，和我談生活，談創作，交流創作經驗，簽名贈送他我的詩集、散文集和評論集，鼓勵我繼續搞好業餘文學創作。後來

我離開國家林業部，回到地方工作，由於不斷變換崗位和單位，各自忙於自己的工作，雖然保持着聯繫，但已不再像北京時那麼密切。值得慶幸的是，在高洪波等名家的鼓勵和指導下，自己沒有放棄童年的文學夢，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，堅持業餘文學創作，先後出版了兩本散文集，在海內外報刊雜誌發表了散文、小說和詩歌等文學作品，一些作品引起了讀者的關注，一些作品榮獲了文學獎項。2018年6月，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。發表文章時的名字，也從當初的「大泉」、「大全」更換到現在的「大佐」。

一晃20多年過去。很多事情正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從記憶中淡去。但一本舊雜誌，卻令我回憶起當年高洪波對一位文學青年的關愛。

■ 吳翼民

天津飯

子店就在道口，赫然掛着「天津市首屆海外推介『非遺』品牌項目（手工製作類）」的匾額，料是正宗品牌，乃入店坐定，點起了這家店家的名牌食品，一面欣賞着內廚師傅的手藝，但見一位中年婦人身手好是麻利，在一塊圓形的鐵板上澆着攤着，須臾即攤出一張勻稱的蛋和麵糰和的圓餅，撒上各種佐料，敷上脆餅，那麼一翻一合一鏟就成了一隻煎餅果子啦，很肥碩，比常見的流動攤子上的肉實而清潔，看着就食慾亢進，於是就着天津人所謂的老豆腐湯（其實就是豆腐腦兒），一口脆香一口嫩腴地享用起來，這樣的天津飯，能不吃得津津有味？

吃過煎餅果子就想着狗不理包子呢。次日在和平路逛街，便觀察起了狗不理包子的店舖，狗不理包子店舖連開過眼，但我們只找最好最正宗的，沿街小店不入「法眼」，終於經人指點找到了一家隱藏在和平路支巷的狗不理包子的店家，此店家堂然掛着「中華老字號」的匾額，桌椅也古色古香。狗不理包子是論厘賣的，一厘八毫，熱騰騰端上桌來，外表甚是討喜，咬一口，覺得很是肥腴，原來狗不理包子是發麵做的，與南方的小籠包有差異，湯汁就不多，卻不知何以肥腴？叩問之下遂知餡心肥肉為多，這就是北方包子和南方包子的不同之處哩。雖然我們感到有點異樣，卻好歹嚐到了最正宗的「天津

飯」，心裡滿足感遠勝舌尖上的感覺。

吃過包子和餅子，進而有了吃名副其實天津飯的欲望。也真是湊巧，正當我們尋覓之際，一位好心的天津女子向我們授以「錦餐」，說是文化中心圖書館那兒有條美食街，價廉物美，絕對配胃口。我們料想這打扮伶俐的天津女子不像托兒，就循着她指點的方向，乘了十幾站公交才抵達。是時，天色向晚，也不想細細找尋，就投一家外表乾乾淨淨的中檔飯店而去。入得店堂，一看幾乎滿座，便知此飯店聲譽不錯，拿過菜單點菜，價格確實親民，每道菜大多在四十至五十元間，點了六道菜還不滿三百，卻是魚蝦皆齊，待服務員端上菜來，一眼望去，量多貨足，色夠香濃，我們坐了十幾站公交的疲勞頓時煙消雲散，這美味可口的天津飯啊……妙在這家飯店還免費供應應紅豆糯米粥，我們索性撇棄了米飯，一碗連着一碗去盛粥喝，喝得個酣暢淋漓。

短短的天津之行，除了觀賞到了天津宏大氣派的城市風貌，美輪美奐的海河夜景，更領略了天津飯的風味。縱使天天吃天津飯，也必吃得津津有味。遂聯想到過去有「京片子，衛嘴子」的說法，意思是說，北京和天津人說話嘴巴都溜得很。然而我吃過天津飯，認定「衛嘴子」另外一個涵義是天津人的嘴巴極是了得，把天津飯打理得何等美味可口！